

皇

清

經

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一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莊公廿六年
至卅二年

蕭山毛檢討

奇齡者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不知何大夫亦不知何事見殺此與前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赤歸于曹皆曹事而皆有闕誤故左傳無文而後人卽當以
史闕置不論者乃公穀謂曹伯爲戎所殺大夫不伏節死義
故嗣君卽位而借衆誅之書曰曹殺蓋嘉其非尊殺也則在
二十三年曹伯射姑卒明書于經至次年而戎侵曹此時未

嘗有見殺之君也自此年以後射姑之子卽爲僖公凡在位九年至三十二年而僖公始沒則是射姑父子相繼立國焉得別有一曹國父子一殺一立者此豈曹郭公耶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卽戎也春公伐戎而不服故此會兩國大夫伐之費誓淮夷徐戎並興書序稱徐夷並興以夷卽是淮戎卽是徐也前凡會戎盟戎俱是以戎該徐者胡氏謂戎與徐必合兵表裏非是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杞伯姬莊公女杞成公夫人也是時杞惠公在位成尙未立
必以事來會而以未歸寧故不入國洮魯境地左氏謂訛不
越境非是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據傳陳鄭服也是時陳鄭無叛齊之事不當云服故杜氏解
之謂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卽鄭文公之四
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故云則鄭之不服在前二年鄭
文公事其云獲成于楚一語見文十七年傳鄭子家與趙宣
子書中之文而胡氏以鄭之貳齊爲前此鄭伯指鄭厲公言
誤矣且祇稱鄭而不及陳亦非是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據傳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杜氏云原仲者陳大夫原氏而仲字者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字此亦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若其稱公子友者與稱公子慶父同史例如是非褒非貶而胡氏必謂公子是褒以友之越境而不見貶則以王朝大夫亦曾外聘其不貶季友所以深貶王朝也則列國弑君皆可援幽厲之事以邀免矣何免爰雉羅如此

公穀謂季友私行所以避難以是時公子慶父公子牙皆莊公母弟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治之不能坐視不可故避之蓋預指三十二年弑逆事也但是時二叔弑逆尚未顯見至季友酖殺叔牙而後子般之弑興觀其能酖叔牙立叔孫氏則非不能治并不得與國政者公羊說非也且惟季友爲莊

公母弟故爲桓公大宗稱宗卿慶父叔牙皆庶弟也若三桓皆母弟則慶父大宗也安得季氏自成季至康子終春秋之世皆宗卿乎

冬杞伯姬來

據傳此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則此以禮書而胡氏曰不當來故書則前此伯姬歸于杞亦不當歸故書乎禮三月致女則自二十五年六月伯姬歸杞至此已三年矣未有三年之久而尙不可以歸寧者觀春時伯姬來洮洮是魯地而猶不入魯致莊公往會之則必拘于禮而不敢來而至是始來乃又曰非禮則歸寧之禮絕矣陋例有常禮不書一語此不可訓他不具

論如此二十五年夏六月日食此以鼓于社而用牲爲非常禮故書則二十六年冬十二月日食未嘗有鼓社用牲之非禮而亦書何也予說春秋一掃惡例非故屏之以爲其說不驗也通人當自解耳

孔疏云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絕者宣十六年郊伯姬來歸是也若魯之夫人無被出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此非出而亦書歸于某者以子死故去歸而不返亦出之類故與出文並同

莒慶來逆叔姬

此以莊公之女而妻于莒大夫者其書來逆禮也禮惟天子不親迎自諸侯大夫以至士庶無不親迎者大夫不越境謂

私交耳公羊謂不越境逆女非也若周禮天子嫁女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同姓大夫主之其不書大夫主者此是略文其例與十一年王姬歸于齊不書莊公爲主正同而穀梁胡氏又以無大夫主非之則王姬歸齊豈莊公未嘗爲主而得以書之魯史之策乎總是以非常禮故書一例必求一非禮之事以誣之春秋真誣史矣至不稱逆女但稱叔姬者杜氏云卿爲君逆稱女自逆稱女字亦是

禮例

杞伯來朝

杞夏后氏後本公爵而稱伯者杜氏云爲時王所黜故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此謀討衛也先是十九年傳莊王嬖子子頹有寵及惠王卽位薦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及士石速奉子頹伐王不克出奔溫蘇氏奉子頹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其明年鄭厲公執燕仲父而奉王以歸居于櫟王與鄭伯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是時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偏舞鄭伯乃見虢叔謀納王又明年二十一年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亂定而鄭厲公卒是此王室大亂天王蒙塵者已及三年而齊桓與伯並未能勤王討叛出一旅之師旁觀袖手洋洋不理然且伐戎伐我兵戈四出伯主安在此固罪大惡極不止樓牽討伐爲三王罪人已也至是年之冬王乃使召伯廖錫齊侯命命爲二伯作九州之長

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而伐王故也桓然後作城濮之會而
要公以謀之二伯當如是乎此亦書其事而義有在者若鄭
厲公事不經赴告不見于春秋故無從褒美而祇于忽突爭
國時歷稱鄭伯以微示其意此亦春秋崇尚益愆之一節也
讀春秋者能實體其事而無爲浮說所惑則幾矣城濮衛地
名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一本衛人下另作一

節

此齊桓奉王命討衛而書齊人者桓雖在軍而令大夫之無
名者帥師則照例書人以奉命不尊也衛亦以大夫禦齊而

不知其名則亦照例書人所謂卿大夫帥師而不記其名與

氏則書人也

說見隱元年

若傳稱齊桓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此

是實事而說左氏者遂謂諱取賂故稱人則襄十一年晉侯
伐鄭受鄭之賂告于諸侯曾不之諱而此諱之乎若公羊謂
衛未有罪此誤認上年同盟于幽中無衛侯因以衛侯不至
爲罪責故伐衛此驢頭馬嘴全然不知事實者若其謂春秋
書例伐人者爲客被伐者爲主故書衛人及齊人則考之諸
經皆然孔疏所云令狐河曲大棘彭衙長岸泓韓之屬皆以
主及客此是書例而胡氏以書衛及爲貶衛則衛抗王命公
然出戰已屬大罪何必借此字以貶之謬矣祇經文于此不
書奉命且齊衛皆稱人兩相頡頏似乎重以齊桓爲不足者

據傳王錫桓命時諮及伐衛未有成命則自不宜書奉命若
衛之立于頹以伐王在莊十九年本衛惠公事今之衛侯乃
衛惠之子懿公也自十九年至今二十八年十年之間伯主
安在至長鯨已逝元惡考終而始以何有之師移及子姓萬
一桓數衛罪時衛人答曰先君之過君其問諸地下將若之
何故此有文焉不止義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瑱卒

公羊作邾婁子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穀梁公會下另作一節 公羊宋人下有邾婁人三字

據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

楚文王夫人息嬀也

爲館于其宮側而

振萬焉

萬舞

夫人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

諸仇讎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子元聞之曰婦人不忘

襲讎我反忘之遂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及達市縣門

不發楚言而出

鄭人效楚言以示整暇

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

師夜遁此公與齊宋俱無貶辭稱人見前

冬築郛

公穀作微 穀梁註左 傳作隳今左亦作郛

築者城也是年大無麥禾而城築者必有所備也此與襄十

九年築西郭例同郛魯邑名據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

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蓋都有大小隱元年傳大都不過

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則都原分三等小卽邑也邑

而有都稱者必其地有先君之廟然後稱都但先君之廟世

俱不解以爲廟在朝左豈有下邑立宗廟者于是無學者妄

疑是國之舊都與前代諸國所爲都地如潁氏謂城漆以漆

有邾之舊廟故稱城類夫他國廢廟今未必存且亦何得稱
先君之廟若春秋列國皆無遷徙惟衛自懿公後由朝歌遷
睢陽楚自文王後由丹陽遷郢他未嘗遷也況遷都則必遷
廟未有都旣遷而畱廟與主在其地者然則何先君之廟曰
此宗邑廟也國凡易一君則其君之弟立爲大宗必祭所自
出立一先君之廟于其邑謂之宗邑亦謂之宗廟凡一宗必
有一廟如鄭友立厲王廟季氏立桓公廟類此是必有者自
後儒昧其制反以立廟爲非禮如曰公廟之設于私家由三
桓始而于是春秋之禮意亡矣予嘗釋大小宗備考其制已
有成說而註左傳者仍不能解故復著此善學者自知之耳

大無麥禾

毛檢討春秋傳

卷一百三十一

七

麥熟于夏禾成在秋書于冬者杜氏云計食不足而後書也其不言饑者正義云以下文告糴故不饑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傳云告糴禮也又魯語云魯饑臧文仲請如齊告糴或以自請爲難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遂以幣圭與玉磬往且辭命亦甚善于是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則此亦無可譏者若公穀謂一年饑不當告糴蓋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未有一年卽告糴者其說固是然夫子書法如造物然隨時予奪恐未必全以盛王之禮繩叔世也況此書亦無貶例也臧孫辰字文仲魯大夫臧僖伯曾孫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廐

公穀作廐

廐者馬舍也延廐名新則修舊之詞傳云凡馬日中出入

春分

出馬秋分入馬

然後修廐今周正春秋有至無分

改時月不改分至故至在春秋分在

夏日中未及安所用修則不時而已按周禮校人馬四匹曰

乘四乘曰皂三皂曰繫六繫曰廐六廐曰校校分左右是一

校得良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而分左右則倍之又一良馬備

三駑馬則又三倍之而總名之曰廐天子十二閑以六校分

左右而倍之也諸侯六閑良馬三閑駑馬三閑也卿大夫四

閑則良馬一閑駑馬三閑也凡此皆養之官者謂之國馬若

田賦之馬則提封萬乘馬四萬匹提封千乘馬四千匹國馬